

## 朱和之《三叉山上的終戰》內容摘錄

### 楔子

那一切是從一股異香的瀰漫開始的。那香氣不似人間所有，異常清雅高貴，卻又滲著某種不祥的氣息。

他還清楚記得，當時自己正在整理貨品。那幾天店裡從長久的蕭條一下子變得異常忙碌，東西進進出出，有時候連網紮的繩子都還沒拆就已經有客人急著要貨，精神和體力透支到疲倦悶在身體裡發不出來，累得吃不下、睡不著，但也讓他暫時忘記了悲傷和憤怒。

然而就在那一刻，他感受到某種動靜，不由得直起身子張望，但一時還察覺不出所以然。他低下頭繼續手邊的工作，又分明感覺某種氣息籠罩全身，四周空氣也都被翳上一層厚實的質地，隱約暗示著有什麼事情正要發生。

他發現自己抽了抽鼻子，在空氣中尋找淡薄的訊息，是了，那是一種味道，清醒中帶著微微甜香，讓他想起雨後的深山。

每三個月他就會帶領五、六十個阿美族人跋涉一整天輸送食物和貨品到山上的駐在所。途中若是遇到下雨很令人厭煩，但山上午後總是雲霧大起，循著山谷飛昇，猝不及防將越嶺道上的人們吞噬，不見前後人影，只能小心辨識著路徑前進。白茫煙嵐中有時挾著雨勢，讓人分不清是置身霧中還是雲裡，若是在雲裡，那麼自己豈不就走到天上了？

雨停天開而谷間白霧依然氤氳不去的時候，整座山都會沐浴在難以言喻的清芬之中，負重前行的腳夫開始吆喝、唱歌，而你會覺得自己彷彿置身仙境。

此刻在眼前鼻尖的這個味道，就很像是來自仙境的味道。山區，或者說蕃地，並不允許一般本島人進入，因此整個庄內除了他之外沒有多少人去過那樣的地方，呼吸過那樣不沾染人間煙火的氣息。

然而那味道逐漸濃郁起來，甜鬱的程度也超過山中所有。不只如此，他忽然發現其中夾藏著一股令人不安的燻嗆，趕緊奔到門外察看，發現街上已是人頭攢動。

難道是空襲失火？豔陽下面面相覷的人們不約而同這樣猜測，又都一起搖頭，想起戰爭已經在好幾天前就結束了。確實最近敵機都沒有再出現，剛才也沒聽到空襲警報的蜂鳴聲和召集青年團救火的急促鐘聲。然而誰知道呢？戰爭畢竟是這麼不講理的事情，聽說有些日本軍官不甘心，揚言二十萬臺灣軍完好無缺，要徹底抗戰玉碎，會不會是真的又打起來了？

風有一搭沒一搭地撥著落葉，發出乾枯而斷續的搔刮聲。滿街人群中似乎只有他留意到這細微的騷動，他心想，秋天來了，天氣還是很熱但時序已經入秋，對啊，明天都中元了。風忽然使勁颳起來，到處嘩啦嘩啦亂響，那氣味瞬間變得無比清晰，卻也令人感到更加複雜而疑惑。

ひのき！一人說。

真的耶。所有人都抬起鼻子抽動眉心努力嗅聞。是檜木的味道沒錯，但怎麼會飄得滿庄都是？

是媽祖！一個老阿媽驚喜感動，雙手合十說，今天要迎媽祖金身回駕，這一定是婆的神靈到了！

我看還是比較像火燒厝。幾個年輕人拔腿向氣味的來源跑去，他也跟著跑起來，沒幾步路到了庄尾，就看見山邊里壠神社的方向一股熱氣蒸騰而起。大家加速飛奔，爬上一段緩升的上坡，望見筆直參道盡頭，果然是神社本殿正在熊熊燃燒，嘩剝有聲，並且向四方八方撲送出濃嗆的檜木氣味。

本殿前面聚集了一大群穿著正裝的日本人，除了領頭的宮司之外，從關山郡守、關山庄長、三名警部以下，郡內所有頭面人物到得齊全，也有許多日本婦女穿著和服在列，好像參加葬禮似的肅穆而落寞。這倒稀奇，自從空襲頻繁以後，日本官員和警察怕被當成掃射目標，一概穿著便服出勤，也避免室外聚會，已經很久沒有這種盛大場面了。

行列後方還有一些阿美族人，間或有幾個布農族和卑南族肅立觀禮，表情各異。

原來日本人擔心時局轉變之後，神社遭到本島人或者即將到來的中國人破壞、侮辱，所以自己先行撤去。稍早舉行了昇神之儀，把御靈代（神主牌）上的神明請回天上，然後將本殿燒化。

漢人庄民多半站在外圍，他們想起幾年前兩百多尊神明集中在臺東街海山寺焚燒，無論媽祖婆、上帝公或元帥爺都被日本警察潑上煤油燒掉，眼前的火勢跟那完全無法相比。

有人眼中充滿恨意，有人大感痛快，也有人雖然討厭日本人，但看到這般落魄光景也感到唏噓。有人肆無忌憚地談笑，說剛才送神上天的時候，宮司發出喔——的呼聲，音調一直拔高上去，我還以為是空襲警報呢！

喔——喔——

那人怪腔怪調地大聲模仿起來。

火勢愈發盛大，薰香與焦嗆都濃到極點又相持不下，翻翻滾滾的熱氣使得後方山巒看起來躁動扭曲不已。隨著蒸騰的煙霧，那些讓他始終搞不清楚究竟是什麼神靈的大國魂命、大己貴命和少彥名命全都飛昇而去，永遠離開這片土地。他雖然看不見那些神靈，但確實在一瞬間感受到，肩頭上原本已經習焉不察的某種重壓跟著熱氣飛走了。

本殿已然完全沐浴在火光之中，不辨形影。關山郡守似乎不忍再看，深深鞠了一躬，轉身而去，參禮眾人也跟著鞠躬散去。

不遠處忽然劈哩啪啦一陣爆響，彷彿機槍掃射，所有人都反射性地屈起身子閃躲，卻又意識到那並非槍聲，而是已經有一段時間不曾聽到的，被總督府禁止施放的鞭炮聲。

神社旁邊的小徑上，一道噴吶之聲破空而出，那樣張揚，那樣直率。緊接著

鑼鼓齊響，竟是一列陣頭和神駕昂揚而過，氣派的鑾轎上端坐著媽祖金身——那是戰爭開始之後，總督府下令「整理」銷毀的神像，卻被人們偷偷藏起來，直到今天才堂堂正正地聖駕歸返，甚至還有七爺、八爺兩尊大型神偶在駕前開路。

日本人看得目瞪口呆，他們完全不知道漢人在背地裡計畫了這一切，也無法想像這麼齊全的陣頭道具是從哪裡變出來的。

婆回來了！漢人們蜂擁離開神社，歡天喜地加入陣頭行列。鞭炮不斷施放，火光、聲響和硝煙味將神明御路上的魑魅魍魎盡皆驅逐，並把福慧帶回關山庄的每個角落。

家家戶戶門口都擺出供桌，焚香燒金，拿出所有能拿出來的食物供奉祭拜。戰爭期間連半兩也求之不得的豬肉被大塊大塊擺上來，短缺已久的白米成包堆疊，還有雞鴨魚羊、酒盞果物，潮水一般氾濫在街道上。

從神社奉燒式回來的日本人恍如隔世，彷彿誤闖進一條支那街，完全無法理解這些東西平常都藏在哪裡，怎麼躲過警察嚴密的搜索？小東西也就算了，豬和羊那麼大的動物，還要餵食，到底怎麼辦到的？

但真正最讓他們震驚的是庄民們的樣貌，原本灰撲暗沉的服裝不見蹤影，全都換上鮮豔的漢人衣著。人人表情明亮，對著神駕虔誠祭拜，一轉過頭便哄然歡笑。什麼謹身奉公、堅忍持久的皇民規範完全消散無蹤，而那種彷彿打從娘胎就帶來的畏縮順從也都一掃而空。

濃重的鞭炮硝煙極度刺激著日本人的感覺神經，那是他們曾經認定粗鄙、野蠻而必須禁絕的味道，如今肆無忌憚地鑽入他們渾身三萬六千個毛孔，惡狠狠地加以折磨，嚴正地宣告，他們就是要被驅趕的鬼怪。

在寺廟整理政策下被納入本願寺系統的關山寺，一瞬之間恢復成為天后宮，從肅穆的日本佛寺還原為熱鬧的臺灣廟宇，任由人們自在出入，廟埕上不知何時已經架好戲臺演起布袋戲，熱鬧的北管鑼鼓弦吹使勁演奏，圍觀群眾高聲叫好。

空氣中焦膾的味道已經消失了——他是這麼記得的，整個庄頭沉浸在純然的檜木清香裡，而媽祖神駕就乘著一片薰芳緩緩通過街道，回鑾安座，再放神光。

入夜之際，家家戶戶在門口燒金紙燃成一盆盆火堆，屋簷下掛起寫著「陰光普照」的燈籠，供桌上換過一批普度供品，熱烈地祭拜被冷落許久的孤魂野鬼。整條街道火光連綿，橙紅幽影搖曳跳動，照亮了多年燈火管制下的漫長黑夜。

這樣的事情有可能發生過嗎？人們在往後三、四年裡反覆回憶、吹噓並且爭論不休。有人說媽祖坐的不是鑾轎而是臨時編紮的竹轎，也有人說媽祖沒有坐轎而是他親身捧在手上請回來的，有人則說當時不可能有七爺八爺的大仙尪仔，甚至有人說媽祖回鑾安座跟日本人燒神社根本就不在同一天……但這一切話題在一場撼動全島的事件後徹底禁聲，人們在漫長餘生中陷入蚌殼般的沉默，關於這天的記憶也就變成一場無法確定是否真實的奇妙夢境，緩緩沉落到意識的海洋深處，終於了無痕跡。